

论国际经济竞争 的态势及其特征

沈大勇

一、经济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

进入 90 年代后,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按照著名的“长波”理论来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第五个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或扩张阶段。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这一波经济增长势头,无论就其拓展的趋势而言,还是就其演变的性质而言,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前四次长周期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态势,莫过于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

经济信息化同历史上产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一样,都是科技革命特别是重大技术突破的客观产物,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经济演进过程。所谓信息化,一般是指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普遍使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促使信息部门迅速成为国家的主导产业,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机械电气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意味着人类体力的延伸与解放,那么,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则意味着人类脑力的延伸与解放。因此,尽管各自的概念表述各有侧重互不相同,然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还是坚持认为,当人类即将跨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时候,世界经济正在由以钢铁、汽车和公路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过渡到以芯片、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服务经济或者信息经济时代。

国民经济信息化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 产品价值构成的信息化,即制造业中信息比重的提高。众所周知,信息是继物质、能量之后,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系统中,知识(也就是加工后的有效信息)正作为最基本的要素而全面进入生产领域,并且日益成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驱动力,因而科技知识尤其是科技人才已构成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本投入。(2) 产业结构比重的信息化,即国民经济中软硬件信息产品与服务比重的提高。近十年来,全球信息产业迅猛发展,每年以 20~30% 的指数递增,远远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据统计,截至 1996 年底,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总额约为 1 万亿美元。有学者预计到 2000 年,全球信息制造业(包括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传播设备和终端设备等)的总产值将高达 3.8 万亿美元,而全球信息服务业(包括电脑、电视、电话、卫星通信、出版和娱乐等诸多服务)的总产值也将高达 2.5 万亿美元。(3) 经济运行方式的信息化,即信息利用、传输和反馈的技术手段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在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风险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与信息的非对称性密切相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政府的干预,还是市场的调节,都取决于决策管理机构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效率。毫无疑问,信息的产业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外部经济性,它对国民经济的

贡献,不是以其本身的产值所能衡量的,而是通过促使其他产业部门的信息化的,来集中体现其独特的经济价值。综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投入,而且更多地依赖于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依赖于表现为硬件和软件的信息系统的经济高度运行。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据考证是由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在1990年撰文提出的,他当时认为,生产要素正以更快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能够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实,经济全球化同经济信息化一样,也是一个逐步展开和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它的核心是各国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且在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促使各国经济逐步融合成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整体。

如果说,迅速崛起的信息经济是全球化浪潮汹涌技术上的根本动因,那么,战后获得长足发展的市场经济,则是全球化浪潮汹涌制度上的根本动因。众所周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面而遗世独立,尤其是在战后发展的一段时期里,世界经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平行的截然不同的市场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固有的各种弊端不断显现出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迟缓,致使国民生产效率低下和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因此,许多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相继陷入困境。然而进入80年代,绝大多数的计划经济国家或者统制经济国家,经过痛苦的反思与抉择,先后开始了以市场为基本目标取向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诸国的剧变,则标志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终结。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也毫无例外地经历着体制和结构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市场调节手段与政府干预方法互为补充而相得益彰,因而人们不难发现,如今似乎一统天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决计不是昔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回归。近十年来,美国经济体制的脱胎换骨和日本经济体制的积重难返,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两者非但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成为世界经济新一轮大调整的典型例证。全球化在形成世界经济整体的进程中,必然要求各国切实有效地推进统一规范的经济体制,即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各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趋同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经济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互为依托而又彼此制约,业已构成一种良性互动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全新格局。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一方面,集中体现为全球经济信息化条件下深层次的竞争态势,而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信息经济全球化扩张某种客观的演变趋向。如果说国民经济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的话,那么,世界经济全球化就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外部加速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化与全球化如影随形,既相互作用更彼此影响,并且在增加创新供给和扩大有效需求这两个根本的途径上,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经济协调

既然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与演变趋势,因此,人们不妨可以从它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机制这两个基本方面来考察。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趋势,首先在微观层面上突出地表现为,由全球跨国公司主要推动的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收购兼并的数额,跨国生产体系的国际化程度,都获得了空

前的扩张与深入的拓展。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际贸易活动,绝大多数是通过商品的流动,以间接地实现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有效配置。然而自 80 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异军突起,使国际贸易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整个面貌为之一新。尽管如此,商品贸易无疑还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导方式,但是,随着现代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条件的日益便捷,传统的贸易方式由于其固有的各种局限性,已经不能适应或者无法满足全球市场日趋扩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却在跨越国界直接流动,以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组合,而企业跨国经营与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张,使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首屈一指的经营主体是跨国公司,它不但拥有巨额的资本实力、庞大的生产规模、发达的销售网络,而且还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管理手段、全球的发展战略。这种极具竞争性的经营主体,往往集货物贸易、海外投资、服务贸易、技术转让于一身,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显著的战略地位,进而发挥其所有权调控和内部化优势的核心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有关统计,1988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为 9 628 亿美元,而截至 1997 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则已高达 36 490 亿美元,短短 9 年光景,资金总量却净增了近 3 倍。与此情形相同,1988 年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总数约为 2 万家,境外分支机构则超过 10 万家,而截至 1997 年底,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总数已增加到 4.4 万家,境外分支机构则增加到 28 万家。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目前实际控制着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40%、全球贸易总值的 60%、全球专利技术转让的 70%、全球民用研究开发项目经费的 80%、国际直接投资的 90%。人们由此不难发现,正是跨国公司的这一特殊性质,促使着各国经济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科技知识创新的国际化、私人消费甚至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并且结为一体,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某种客观载体。

如果说,90 年代上半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刻,那么,90 年代下半期则是跨国收购兼并的峥嵘岁月。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收购兼并正在迅速成为跨国投资的主流,也就是说投资的潜流重新汇入购并的狂潮。然而这种再度崛起的企业购并现象,不仅发展势头迅猛强劲,交易规模迭创天量,而且横向购并和优势互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新一轮的全球购并潮所涉及的行业范围极其广泛,但从目前发展的态势来看,比较集中在金融、汽车、电信、石油化工和生物制药,这些可以说是执世界经济牛耳的重要领域。以 1998 年为例:4 月,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组建花旗集团,购并金额高达 820 亿美元,因而其在《财富》杂志的排名,由 1997 年的第 58 位升至 1998 年的第 16 位;5 月,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合并组建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购并金额为 395.1 亿美元,因而其在《财富》杂志的排名,同样由第 17 位跃居第 2 位,一举超出福特而仅次于通用汽车;6 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出资 452.7 亿美元收购美国电信公司;8 月,英国石油公司斥资 480 亿美元兼并阿莫科石油公司。此外,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波音和麦道、西南贝尔通讯和美国科技、埃克森和美孚、罗纳普朗克等巨擘,均有惊人的横向购并的大手笔。这种战略性的购并行为,与企业以往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和市场份额截然不同,而是着眼于一种全新的产权联盟,进而重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反映出这些旨在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正在向所谓“无国界企业”发展的某种本质特征。

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则主要表现为,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此为标志,无论在经济管辖的权限上,还是在利益协调的机制上,都进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新时期。世贸组织的谈判范围,不仅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极大地拓展到方

兴未艾的服务贸易领域,而且日益超越贸易活动本身,将其触角任意延伸到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投资措施、知识产权、环境规范、竞争政策甚至劳工标准。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1997年在世贸组织主持下,全球相继达成的《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正是其适应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时代要求,从而形成协调国际经济利益的某种权威实体的象征。就这种意义而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经由微观基础的功能演化,逐渐过渡到宏观领域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已从自在的非制度性的全球化状态,开始融入自为的契约性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国际经济竞争的若干重要特征

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是,一方面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主要由先进国家所决定,而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竞争格局,则明显受到发达国家的支配。因此毋庸讳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日程表和实际进展,本质上是由少数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而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局面,至少在短期内还难以改观。然而唯一可能与这种国际垄断倾向形成抗争和平衡的基本力量,无疑是协调能力得到普遍加强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总结和借鉴关贸总协定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已初步构成了制定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独特的经济协调功能。众所周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在于始终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世贸组织正是通过制订一整套严密的拥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来统一规范企业的国际竞争行为。因而这种成员间权利与义务的动态平衡,非但要依据各自的经济实力,还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即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既讲实力又有规则的竞争态势。

首先,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由传统的制造业领域转移到新型服务产业。信息通信技术在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和广泛应用,不仅使物质生产部门的革新手段得以强化,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方式,甚至还影响到家庭消费模式。事实上,发达国家普遍增强对服务部门的投资规模和支持力度,而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收益递增,则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因此,电信业和金融业率先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决非偶然,这预示着世界经济的竞争领域正在从有形货物转向无形服务,更从传统服务部门转向新型服务产业。

其次,国际经济竞争的目标,由传统的发达国家市场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进入90年代,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1993年,欧盟终于形成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并与之抗衡,与此同时,松散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在加紧制定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正是在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深刻背景下,东亚与拉美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增长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彼此争夺和全力开拓的目标市场,尽管其中大多数国家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这种凤凰涅槃式的洗礼。

再次,跨国经营的全球经济实体,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扮演主角。种种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企业奉行和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始终追求资本、人力资源、专有技术、信息和管理等合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且通过网络型的生产组织结构来重点拓展其核心业务。因此,无论是其产品还是服务均被各国的消费者所普遍认同,企业的竞争力完全依赖其全球经营的绩效,而不存在任何原产国偏好。这种全球化经营的跨国企业不仅拥有规模经济聚合和垄断权力强化的综合优势,实际上还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与严酷。

又次,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合作手段。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加